

城之色

夏日的午後燥熱的在每個生物體內燃起火花。我與燕子在性愛後仍然無法緩解夏日帶來的不舒適感，而燠熱的下午仍舊燃燒著煩悶黏膩的汗水，燒盡後僅存的是窒悶的慾望。

散落的床單與棉被與冷涼的空調讓人無法忍受性與愛與存在帶來的荒謬感。我一身黑倒在白床單上看著化妝鏡前的燕子，看著她起伏的背與鏡子中盯視著我的雙眼，我隨著她起伏的背呼吸，想像自己是埋伏在草叢間的掠食者。血色的口紅抹在燕子的唇上特別合適，我看著燕子在我的身上留下的冶豔唇彩像是血印，我是被獵食的掠食者。

在她的呼吸間我逐漸縮小成為白床單上的一點紅，我像是偶然留在潔白床單上的月經污漬。

燕子說她很喜歡看我歪頭的時候，黑色短髮嵌在雪白頸子上具有完美切口的圓弧線。燕子的吻是一架小飛機，在我短髮劃出的軌道線上降落、滑行，口紅印嗜血的將我的頭部與身體切割，最後停留在我的口腔——我為燕子肉體的留白。燕子是莎樂美，啃噬著只剩頭部的殉道者，在我的留白處沾染上她的色彩。偶爾小飛機會因為裝載了過多愛慾與思念時墜機，在我的體內引發一連串的爆炸，血印會緩緩地像是顏料隨著我肉體的震顫與喘息，擴散漂浮到表皮暈染出漂亮的紅紫色。

在燕子之前我很喜歡跟男人做愛，那是一件矛盾得有趣的事。我可以假裝我很感興趣，好像那並不是我，而我的五感卻告訴我那是我。存在的感覺如此虛無縹緲，肢體之間對彼此的肯定卻很真實；歡愉的感受像是大石頭砸到腳一樣扎實的無法說謊，而疼痛使人流淚企圖喚醒我荒蕪的感情。雖然稱作做愛不過其實當中並沒有愛。或許有，不

過那只是當下肉體互動所引起的情感激盪所產生的錯覺，又或者那是我為了扮演好「我」而自然而然做出的情感反應。在每一階段的關係之中，我可以從不一樣的男人口中得知不一樣的我，像是拼拼圖。為了將拼圖完成，我們將打散、混亂、不成形的拼圖塊，置入另一個拼圖塊，過程之中，我們需要置換、改變角度以符合另一個拼圖塊。當拼圖漸漸完成時，我們便會擁有更多的線索好窺見拼圖完成時的樣子，在想像之中描繪她的全貌。

不過我還沒與男人親吻過，口水和舌頭的糾纏，過分親密地使人戰慄。

在燕子的艷紅之下，我透明的只存在於她的存在之中。首次見到燕子的時候，她的整體裝扮衝突的引起我的注意，大紅色的唇是綻放在烈日千陽下的扶桑花，高質感的打扮使她腳上破舊骯髒的紅色帆布鞋特別醒目，像是被逼迫成熟的調皮女孩，本質中的反骨讓她成熟之中的不成熟特別性感。是禁果，誘人而被禁止摘採。我望著她的唇峰與使嘴唇更加立體的人中，想像自己的指尖在上面行走，攀爬至嘴唇尖端時墜落，然後在烈陽下融化得體無完膚。後來我才知道燕子的怪異搭配是因為燕子和我一樣總是在走路，紅色帆布鞋配合的承載了她的過去、她的現在、她的未來-----直到被丟棄的那天。

燕子說等哪天她穿上高跟鞋的時候，便是燕子準備消失的時候。高跟鞋的細跟撐起腳板，拉開後腳跟與地的距離，將痛點集中在以鞋跟為主的支點上，腳後跟密集的承受所有的痛，接著後腳跟會在麻木之中起飛。

我們在緩慢的步行之中踏實的感受與大地接觸的親密，這個世界是我和燕子的畫布。我們不斷的行走讓彼此的汗水滴落，留下我們為彼此行走的痕跡，汗水蒸發後留下我和燕子交雜的氣味與淡透的刻痕，傲人的紅便慢慢浮現在潔白的畫布與透明無色的汗水之上。

行走時我們乾渴難耐卻不斷的往前，我們總是在城堡的外頭徘徊，

如此的接近卻又疏離，永遠無法真正踏上直接通往城堡的道路，觸及那直指核心的渴望與慾求，直到所有城牆坍塌崩解。

總有一天或許我們可以踏進我們的城，然而那時我們是否早已崩壞的無法辨識那是否是我們當初所追尋的一切？

回到原點，路徑長等於零。

在所有我們走過的路，記憶中最清晰的一次是在一個充滿假日遊客的山中。那是一個極為平凡接近傍晚的下午，有著一樣面容一樣裝備的觀光客在我們身旁穿梭，孩子的笑聲與蟬鳴在空氣間流動，偶爾陽光會在雜草樹蔭的掩抑下透出絲般的光線。我們擁抱，遺忘那些曾經發生過的生命中的不堪；我們親吻，享受時光流動下唯一存在過的愛的單純。我們被汗浸濕的短衫緊貼著彼此，或許這是一件不怎麼浪漫的事——鹹溼的汗水夾雜著唾液，卻是記憶中的防腐劑，將愛在生命、在血管中流竄的生動具像化，在腦中建檔。我們望著彼此在幽暗下發光的狼狽，相視大笑。那是我記憶之中除了燕子的紅色以外，唯一鮮明的笑容。

我看著浮動空氣粒子在陽光下閃爍，像是極微小的煙火在燕子的臉龐綻放。陽光以水彩筆輕點，在雲間的留白處暈染出橘紅的絮，燕子臉上的留白處也在血管的暈染下，桃紅色的絮在臉上暈開。光線與時間在我和燕子以靜默的喘息聲取代的歡笑的話語間流轉，整個森林在燕子的身上灑下了絢爛的色彩。燕子的頰邊在性愛的過程中也總是如此紅豔，我想起燕子與我相互摩擦彼此柔軟的慾望核心時，彼此肌膚的熾熱與眼底燒盡的淚下，刺人的慾望的結晶。性愛染上的絮像是毒藥，一旦沾染上了便難以抹去，只能任憑其擴散將自我吞噬，待毒癮發作褪去。一樣的沒有入口、沒有出口、沒有結果，高潮無法阻斷我們對城堡的所有探尋。

我記得燕子與我的第一次擁抱，肌膚肉體的溫度與氣味，洗髮精、洗衣精的化學氣味，融化凝結成燕子專屬的綜合果凍，甜美複雜的氣

味凍結在我心底為她停佇的時空，我也跟著凝結。那些無法抹滅的深刻，是汗水醃漬的愛與當下存在的美好。

我記得燕子口紅的色號和她唇峰上翹的角度，我們也熟知彼此的每一吋肌膚，肌膚的每一個細節，身體的接合線像是缺了角的拼圖。我們不會牽手，我知道我們永遠牽不到彼此的手，那是一個非常寂寞卻也痛得透徹甜美的距離。而我會在內心演練第一百萬次，牽起燕子的手的場景，細膩的描繪所有過程，測量燕子手心的熱度在我心底灼燒會造成幾度燒傷。

在異性戀情侶的身後，我們仍舊默默地行走。

潔白如一的床上我們是兩頭愛的極深的野獸，那裏是我們唯一可以大方表演彼此愛慾的所在。在吞噬啃咬之中，性愛是我們的戰場，你的撕咬，我的抗拒；我的貪婪，你的哀求。我們以肉體的互動取代語言，演譯一齣又一齣陳腔濫調的低俗戲碼，我們在一層又一層的推進之中，剝除彼此外在的虛無。赤裸醜陋的是人性，單純透徹的是慾望。晶瑩美麗的汗水隨著高潮滑落，緊貼著餘光下閃爍的軀體。我頭一次覺得透明無色的汗水竟美的勝過伊甸園禁果的殷紅。當我望向燕子在我身上留下的瘀血，淤下的血隱藏著飽滿的傷痕。血淋淋的愛的炸彈輕觸即碎裂，是慾望的未爆彈，炸裂時將在我們的畫布灑下眩暈的酒紅。

燕子說，蘇打綠的喜歡寂寞；我說 Priscila Ahn 的 I'll Be There。

而蟬鳴從薄翅下那醜陋的黑青身軀傳出來，像個小音樂盒般脆弱，音樂會偶然地隨著音樂盒的墜落戛然而止。我想起小時候踩碎蟬的軀殼所發出的清脆聲響，乾燥的像是牙齒壓碎蘇打餅乾的聲音，好似它只是一件與生命毫無關連性的物品。蟬就像是被太陽曬得烤焦的夏日回憶，收藏整個夏日的殘響，鳴唱出對愛與存在僅存的脆弱渴望。

我們的旅程隨著夏末的蟬響戛然而止，燕子換了個適合秋天較為溫和的唇色。紅色帆布鞋在鞋櫃消失，我看見它躺在門口的垃圾桶，

藍色垃圾桶中的紅色帆布鞋。我們的白鞋櫃中多了一雙燕子穿起來一定非常好看的黑色漆皮高跟鞋。我還是喜歡那個在夏季綻放的艷紅，啃噬著我、使我愈發渴望的艷紅。當我越是渴望燕子越想將紅色顏料死命地留在畫布上時，那紅卻會隨著我的拼命逐漸淡然。

我看見在家門前沉穩海藍色轎車中踏出的那雙腳，那雙黑色漆皮高跟鞋。

藍與紅交雜成的紫色，在我生命中的腫包添上漂亮的紫色。燕子在我軀殼上留下的瘀血總是隱隱作痛，我因為那疼痛明白自己仍然存在著，疼痛是根留在肉體中的記憶。

我明白了為什麼我們總是無法踏入通往城堡的殿堂，每個走向終端的愛終將凋零，以死亡作結，愛到極深愛到盡頭，剩下的是什麼？

燕子說：「乾涸的愛與逐漸滲透的死亡。」

等我明瞭時我和燕子的畫布早已滲透出一種奇異的漾藍，在他漸漸擴散置換掉我與燕子的紅之前，我便抽走了我們的畫布。尚未凝固的紅色潑濺在我和燕子的身上，而純潔的白床單沾上更多月經似的的紅。燕子的唇膏柔軟的蔓延至我白皙的身軀像是拖曳屍體留下的殘跡，因為我的身體是燕子的專屬畫布，只有燕子的紅色可以停留。我會在燕子的紅色顏料乾涸之前，沉醉在高潮之中溺斃死亡。留下紅色顏料與逐漸滲入的透明，慢慢乾涸。

秋天，是冬眠的季節。